

悦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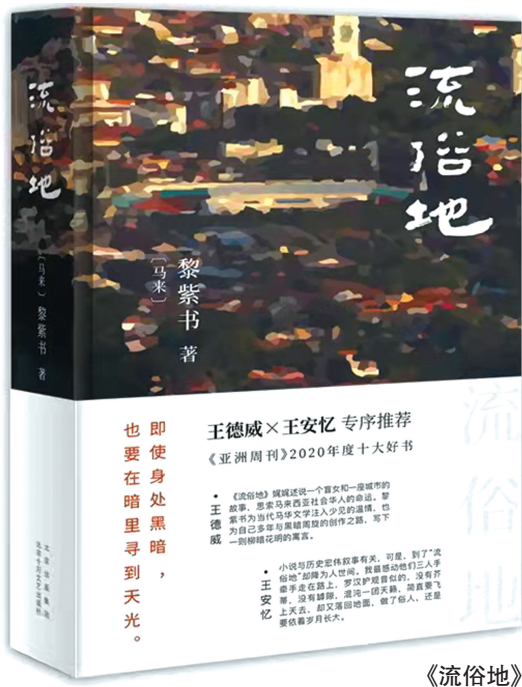
得到王安忆、马家辉“盖戳认证” 黎紫书《流俗地》到底好在哪儿？

台台

放眼整个华语文学界，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不仅作家少，长篇小说作品也极为稀有，不过他们在华语主流之外仍然保持着华语文学的一份纯粹和干净。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继第一部小说《告别的年代》之后，十年磨一剑，捧出诚意之作《流俗地》。

人间风雨多，尤其在南国。小说《流俗地》以马来西亚锡都为背景，以一个被居民喊作“楼上楼”的小社会拉开序幕，娓娓述说着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。小城人物在生命狂流里载浮载沉，在薄凉世界活着，无声老去。他们冷眼、坎坷、孤寂、拥有短暂欢乐，却都像电光石火，刹那间便走到时间尽头。全书以归来起始，也以归来结束。

日前，“市井人间的流俗与不俗——《流俗地》新书分享会”在单读视频号、当当、京东等线上直播，作家马家辉与《流俗地》作者黎紫书，围绕《流俗地》，深入探讨文学、时间、城市与人的命运。



《流俗地》

以「中断的时间」展现生活质感

对于《流俗地》中的“流俗”，黎紫书并没有把这两个字当作贬义词，之所以选择“流俗地”这三个字，有更深的用意在里面。“流”字的部首是水，“地”的部首是土，水土之间，中间是人，俗是人与谷，就是人和食物在水和土中间。她用这样一个名字写自己出生、成长的地方。

在书中，黎紫书对于时间有独特的写法。小说以跳接时空的叙事手法，为各个角色穿针引线，按照小说里面提到的流行曲、杂志、漫画等等，对时间进行提示和表现。“‘流’就是时间，我们无法清楚看到时间流动，但是它一直在流动，无处不在。时间是这部小说里最重要的角色，它一直推动着那个土地上的人跟事物的故事。”关于时间对于人的意义，黎紫书认为，人对时间的感知并不是由日期、年份这些数字决定的，而是具体的事件。“我在处理它的时候，用的是市井之徒通常对时间的概念。我在写的时候，不是按照线性时间发展来写的，里面有四十章，每一章看起来好像是独立的，它们中间又有一些时间上的重叠部分。所以事情有重叠，时间也有重叠，但没有年份。”

这种特殊的、用非线性来处理时间的方式，让作家马家辉从小说文字中感受到了生活的质感。“这样的写法更能够让读者有种陪着他们成长的感觉。这样的写法，会让笔下那群人，很有生活的质感。与其说记住时间，不如说记住生活，记住生活的实感与质感。”同时，马家辉也对《流俗地》的这一写法给予高度肯定。“让一位读者像我这样，能够感受到这种生

活感，这跟小说的写法有关系。只有透过这样的写法，才给我那么强烈的生活感，作为小说家的功力就在这里。”

《流俗地》犹如书中人物银霞巧手编织的尼龙网兜，将马来西亚小城锡都的人情世态与时移世易织进绵密网中，由点到线、由线到面地勾勒出独属小人物的平凡而有温度的世俗生活。在命运的演变之中，透过故事的发展，马家辉感受到时间的变迁，他特别提到一段跟手表有关的描写——描述停掉了的手表，黎紫书用“中断的时间”这几个字，像一个沙漏一样，里头已经没有沙子，时间消失了。

马家辉提到其他评论家对于《流俗地》的评价，他们认为这部小说不仅是写银霞，更像是写一棵树，有很多不同的树枝伸展出来。“有人用‘棋盘’来描述这个布局，看起来每颗棋子都互有关系，却又有它的主体性。可是棋子也不是那么自由的，还有下棋的规则限制着棋子。”

《流俗地》中还有一种沧桑感，马家辉联想到天意、命运，还有人与人的互动。就像银霞，本来学盲文，后来因为一些人与她互动，有了不愉快的经验，从而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。“所以到底哪部分是作家能控制的，哪部分是别人决定的，哪部分是天意，很难分辨。”这部小说读来很有沧桑感，不管男女，不管活在哪个城市，不管年龄，只要有些生活经验，都会有这种沧桑感。“假如用张爱玲的说法，便是‘苍凉’了。除了小说艺术打动我们以外，我们对人物遭遇的情感，那种苍凉感、沧桑感同样有共感。”马家辉说。

用和解意识丰富马华文学

一提到马来西亚华文学（简称马华文学），不少人会想到“残暴野性、一整天都在下雨、人物都不怎么看得见”这样的描写。在黎紫书的笔下，她希望通过创作丰富的马华文学，写一些让人物“看得见”的小说。“我不具备那么强大的批判性，反而有一种和解的意识。”

在马来西亚华文学坛，黎紫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。自1995年以来，黎紫书已出版长篇、短篇小说集、微型小说集以及散文集等十余部，获多个文学奖项。她坦言，“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些特别之处，可能是因为我与此前的一些马华作者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，我和他们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、这片土地的想法和感情是不同的。”她决定忠于自己，诚诚恳恳写一部她心中的马华文学长篇小说，不是大众化类型小说，而是严肃文学作品，雅俗共赏。

作家王安忆一直看好黎紫书的创作，“我没有想到读《流俗地》那么顺畅，故事饱满完整。黎紫书诚实地写作，叙事逻辑、现实、生活状态的描写都很诚恳，且有趣味。”王安忆曾评价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在写作上整体吸收了更多现代主义写法，理论思辨多；相较而言，《流俗地》回归写实主义，精准捕捉到日常生活的趣味，语言风格上也尤其干净自省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李心月

《劫后「天堂」》：揭示抗日战争阴霾下的苏州

茶馆、菜馆、烟馆、旅馆，为何会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苏州愈加兴盛？这些繁荣表象背后隐藏了什么？沦陷区百姓又是如何度过那动荡的岁月？对伪政权统治沦陷区又该如何进行评价？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书《劫后“天堂”：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》，聚焦沦陷区城市中的普罗大众，揭示战争阴霾与畸形繁荣交织下的城市生活真相。

俗话说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可抗日战争时期，这个遭遇日军轰炸和洗劫后的“人间天堂”，繁华不再。整座城市残垣断壁、路有饿殍。然而，此时的娱乐业却在这里迅速兴起，形成了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强烈反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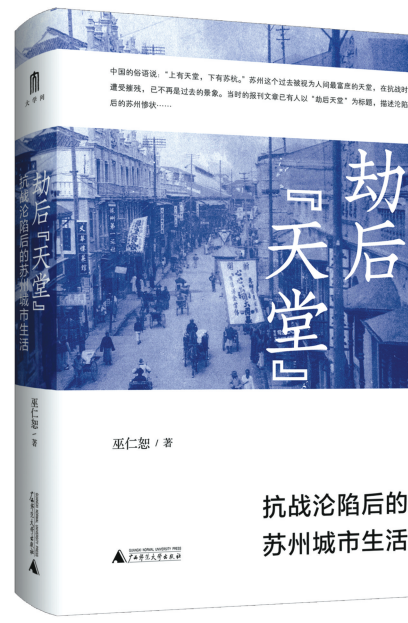
经历了抗战初期沦陷的慌乱后，苏州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，尤其是作为伪江苏省省会，大批伪政府公职人员、上海寓公、商人进驻，给这里的休闲娱乐业带来一种畸形繁荣。贫富差距尤其巨大、暴力事件层出不穷，物价飞涨、黑市猖獗。本书透过对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，试图扩大抗战史的研究视野，从沦陷区百姓的生活体验角度，揭示不同的抗战历史。

一面要求民众戒烟，创立所谓戒烟所；一面明目张胆销售鸦片，从中牟利，毁我国人，占我国土——这就是日军控制下的苏州残酷的真相，这就是汪伪政府治理下沦陷区的凄惨境遇。“大东亚共荣”的谎言不攻自破，日本人的阴谋昭然若揭。

“在苦闷的气氛下，也只好进菜馆、咖啡厅，以作为暂时逃避现实的去处。”“从今，我决不再刻薄自己了，交交朋友，有了钱尽管用，今天米卖二百，明天也许涨到二百五，前途茫然。”谁能体会这种纸醉金迷掩藏之下的“茫然”、“哀鸣”？沦陷后的苏州，看似繁荣的“天堂”，可有人在旅馆中享受，也有人在旅馆中自杀；有人为了一点点生存的利益打得头破血流，也有人消极避世麻醉神经……

该书从社会文化史以及市民大众的角度出发，透视茶馆、酒菜馆、旅馆及烟馆这些具体细微的物质空间，揭露沦陷区城市“畸形繁荣”的风貌，并通过这一切告诉读者，在战争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，时代的重压压在每个人身上，犹有千钧重。繁华不过是虚假的面具，表象背后，众人早已被当权者吸干了血，只剩一副骨架罢了。

书中，作者以大量的档案公文、新闻报道、地方文献、口述史料为基础，综合当地知识分子的私人日记，细节丰富生动，充满生活气息，是城市史、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力作，为观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沦陷区城市特征提供了一扇窗户。封面新闻记者 王卉



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

《劫后「天堂」》